

醇亲王府花园宋庆龄故居(上)

◆ 李响

“文革”十年,宋庆龄深居简出,在后海寓所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每天的运动就是在花园散步,有时戴上大檐草帽、披上大氅,坐在楼下南湖边钓鱼。她性情极稳,能一坐几小时不动

后河北岸的宋庆龄故居是难得的幽静园林。曾经是王室禁地,周边鲜有民居,东临醇亲王府正宅,南北西三面是高大厚重的红墙,大门面朝什刹海。最妙之处在于,什刹海活水绕园一周,形成东西溪涧,南北二湖,幽静之中别具灵气。花园主体建筑位于湖水环抱的半岛。楼阁玲珑,如同海上仙山。引皇宫专用水入私园,是皇帝许给王府的特权,园中长廊有一“恩波亭”,即为感念皇恩所建。

进入此园,第一印象是“大”。即使在人间四月天,也大为冷清。各色名贵花树,卷起千堆胭脂雪,古树参天,移步换景,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从1963年到1981年,漫长的18年,两万平方米,只有宋庆龄一位女主人,陪伴她的是流水般的工作人员和几十只鸽子。在给友人的信中,宋庆龄说:“我确实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

从纳兰性德到末代皇族

1949年之后,在北京,宋庆龄先住在方巾巷44号(现朝内南小街439号)一座日本商人留下的小楼。1959年迁到前海西街恭王府马厰改建的花园,门外是什刹海冰场,嘈杂吵闹。周恩来知道她好静,一再坚持另建府邸,并为她选定了醇亲王府的西花园。前海寓所后为郭沫若一家居住。

花园连同整个王府的第一任主人是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其子纳兰性德的诗词才情冠绝满清。园中有座二层砖砌小楼,名曰“南楼”,是明末建筑。楼前夜合花已有三百年树



主楼位于南湖北岸,冬季下雪后,宋庆龄喜欢在草坪和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孩子玩“找彩蛋”游戏

龄,相传为纳兰性德手植,他曾在家中写过“阶前双夜合,枝叶敷华荣”的诗句。明珠身后家势衰微,府邸被和珅占据。和珅倒台后,嘉庆将此宅赠予成亲王永理。成亲王位并非世袭罔替,光绪年间王府由内务府收回,赠予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后传至其子载沣。溥仪就在这座王府出生。

20世纪30年代,载沣的儿子溥仪、溥杰和几个年长的女儿都去了伪满洲国,全家仅剩六口人,住正宅太空旷,末代皇族已撑不起这样的排场。1939年,载沣携家人仆役迁入西花园。1949年,顺应时势,载沣将整个醇亲王府出售给国家,使其成为北京唯一被新政府收购而非接收的王府。王府主体后来作为卫生部办公地点,2001年改为国家宗教事务局;东边马厰建成北京第二聋人学校,2010年学校迁出,现为保护用地;西花园则改建为宋庆龄府邸。



1963年,西花园改造工程完成。湖泊环抱的主体庭院原有戏台和西面小院,拆除后建二层主楼,开辟南面空地为草坪。主楼外部造型为古典式大屋顶,内部按照宋庆龄起居习惯,设计为西式现代风格。方案完成后,特别请梁思成提了意见。周恩来陪宋庆龄从楼上到楼下参观一遍,宋庆龄觉得房子太大了,周说,经常接待外宾,会客室大些是需要的,接着又陪她看花园。园中良辰美景,宋庆龄非常喜欢。

新中国成立以来,宋庆龄频繁往返于京沪两地,搬进王府花园后,因为工作和政治等原因,她开始常住北京。她始终觉得,在北京是“上班”,回上海淮海中路旧宅才是“回家”。上海家中,留守着她在大陆仅剩的“亲人”——跟随其几十年的保姆李燕娥,后半生她们相依为命。宋庆龄寄去自己和后海新居的照片,李燕娥把照片摆在卧室,便于随时看到,以慰思念之情。

永不拉开窗帘的私人空间

湖水环抱的大草坪前,就是宋庆龄曾居住的二层仿古主楼。主楼与王府建筑联成一体。原正房畅襟斋是载沣晚年居所,匾额为翁同龢所题。宋庆龄把那里作为大餐厅,用于举办正式宴会,畅襟斋的前厅用作大客厅。

主楼一层是小型客厅和小餐厅,用于较为轻松、私人化的会面,李宗仁夫妇、埃德加·斯诺等故人返华,都是在这里与宋庆龄叙旧。

二楼是宋庆龄的卧室、书房及保姆和秘书的卧室。当年园子里除了卫士、花匠等,宋庆龄所有贴身工作人员都是独身女性,这是她严格的选人标准。保姆李燕娥早年离异,钟兴宝丈夫病逝,秘书张珏终身未婚,刘一庸离异。任何男子不能上二楼,工作多年的警卫秘书也不可以。宋庆龄有事找他办,会写在纸条上,通过钟兴宝或张珏转交。

卧室书房是宋庆龄的私密空间,她明确规定谁也不能进入,只有保姆偶尔进去打扫卫生送饮食。朝南有三面很大的窗,她在世时,白天窗帘也是合拢着的。她曾说过,孙先生去世的时候,她连阳光都不愿见了。此后几十年,她一直习惯不拉开窗帘。张珏回忆,太太平时很少与人聊天。张珏就住在宋庆龄对面房间,宋庆龄找她办事也写英文纸条。

卧室中有一个三面镜子的梳妆台,两边水银已经脱落,她几十年不肯换,那是母亲给她的陪嫁。每天五六点钟起床后,保姆在镜前帮她梳头,用的象牙梳子也是倪太夫人送的结婚礼物。那时宋庆龄已经七八十岁,会客和参加活动时,从不素颜,总是精心施以淡妆,注意衣饰整洁和配色协调。见到她的人,都感叹她皮肤白皙光洁,看上去比一般六十多岁的人还年轻。她并无特殊保养方法,日常护肤品只有马海德制作的雪花膏。马海德是美国医生,20世纪30年代投身中国革命,1949年加入中国籍。他居住在后海北沿24号,与宋庆龄既是好友又是近邻,他的儿子周幼马后来成为宋庆龄的御用摄影师。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16.供者家里遭遇横祸

没有办法,晚上只好求助晓宁。第二天,他用车送我们到灯市口西干面胡同,找到中华骨髓库,具体分管配型检索的是供者服务中心。

正在这时,我口袋里手机响了,是汪泉打来的,说小周医生刚才来病房告诉,台湾原先那位一度失去联系的供者又联系上了,态度未变,仍像先前一样,愿意捐献,让我们回医院来好了。接完电话我愣在那里了。仅仅隔了一天一夜,就出现这种戏剧性的一百八十度变化,变得太快,也变得太大,使我们有点不敢相信了。

阿凤提醒说:“大哥,还是保险一点,先给小张医生打个电话把情况核实一下。”我于是拨通了小张医生电话。她说,刚才经过与台湾方面联系,慈济答复说,供者确实又找到了,而且仍像先前一样愿意捐献,叫我们不必再麻烦中华骨髓库了,详细情况回来当面告知!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上楼找到小张医生,她说了事情详细经过。原来台湾那位供者,前些日子家里遭遇横祸,唯一的儿子车祸“往生”了。全家人悲痛欲绝,沉浸在丧子的巨大悲痛中。作为母亲的供者,在心灵和身体上受到的打击和伤害,无疑是全家人中最为沉重和巨大的。她日夜啼哭,悲痛欲绝,一下子倒了下来。她丈夫和家里人担心她如再捐献造血干细胞,势必影响健康,同时也为了全家的平安,都劝她终止捐献。这段时间,慈济骨髓捐献中心就与她失去了联系。

听小张医生讲后,我们为这位台湾母亲一家的巨大不幸深感悲痛,也很理解他们家人的考虑。但没想到,这位台湾母亲对她丈夫和家人人说,你们这些规劝和考虑都人情入理。痛失爱子,这损失和伤痛今生今世难以挽回和补救了。现在,如果因为我们变卦终止捐献,给大陆那位正在翘首企盼造血干细胞等待移植的白血病患者带来不便,延宕时间,弄得不好甚至也造成人家失子之痛,你们大家想想,我们作为一生礼佛、多行善事

的人,心里感觉会是怎样?我们已经“往生”的儿子之灵知道后,他感觉又会怎样?更何况我按照对方要求,已去医院做过三次查体,人家为此也已经花费了不少的钱,如今眼看着了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尤其是关系到大陆同胞,更不能忘记平时常说的海峡两岸,骨肉同胞,血浓于水的道理!丈夫和家里的人看她捐意已决,也不好再劝阻。她与慈济骨髓捐献中心就这样重新接上了联系。

小张医生深有感触地说,在她经手的台湾供者中,有许多是佛教徒,一般说来,他们很少有中途变卦的。目前,这位台湾的捐献者,正在医院接受高分化验,即最后的四个位点。估计过了国庆长假,台湾那边就会有信息传过来。配型的后面几个步骤,她已经向慈济方面要求统统一改为“加急”。这样的话,完全能把时间抢回来,到十月底,估计汪泉仍能按原计划进舱移植。

听完小张医生叙述,这位台湾母亲的供者形象,像阿里山一样高高地耸立在汪泉和我的心目中。慈济骨髓中心捐献造血干细胞,供者出于自愿,完全是无偿的。除了配型所需的各项检查费用,由我们接受方承担外,骨髓和造血干细胞本身不收取一分钱。这原是一种无私的救助,是供者的一份善心,一桩义举!现在,这个救人的好心人遭遇不测,痛失爱子,在精神和物质上均受到重大打击,自己理应得到别人的关怀和呵护。可她却仍以救人为重,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念念不忘要把生的希望带给别人,自己却默默承受着巨大伤痛。这种先人后己、仁爱待人的大情怀大慈悲让我们敬佩动容,唏嘘不已!

汪泉激动地央求小张医生:“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但真想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电报谢谢她,说说我心中的感激和敬意。你帮帮我好吗?”小张医生说:“我无能为力,不是我不帮忙,按照国际医学界的有关规定,非血缘的供者与受者之间不容许事先互通音讯,必须互相保密。除非两年以后,在南京召开有关会议,如果这位供者来了,你们或可一见。”

国庆七天长假后上班第一天中午,小张医生笑意盈盈地进来了,通知我们台湾那位供者高分化验的结果已经传过来了。

1.这样的成绩你也考得出来

早晨六点多,还在睡梦中的波亚被叫醒了。“都几点了,还不起来,上课要迟到了!”怎么,“右歪脖子时间”又到了?波亚管六点多分叫“右歪脖子时间”。睡眠朦胧中,波亚看见爸爸和妈妈双双站在他的床边。他再揉揉眼睛,看到妈妈皱着眉头,爸爸则脸色铁青,手里举着几张考试卷。波亚顿时觉得好没劲。

波亚重新闭上眼睛,心想刚才正在做的梦是多么有劲啊。梦里头,风儿荡着秋千,每一次甩起,就有一批星星哗啦啦地起飞,飞到天上星星们相聚的一处海湾。有趣的是,他也在天上自由地飞来飞去,手里还拿着一只圆形调色板,里面什么颜色都有,他正用笔蘸着描画海岸线,一段红,一段绿,一段金黄……

“快要考初中了,真是一点心思都没有啊!”爸爸这么说着,掀开了波亚的被子。“不要嘛!”波亚边叫边抢过被子重又盖上,然后不情不愿地爬起身来。爸爸抖着那几张卷子,气呼呼地说:“这样的成绩你也考得出来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每次考试都要保证80分以上,60分等于0!”波亚翕了翕嘴唇,心里说:“大人們的数学总是很糟糕,60怎么等于0呢?”“你嘴里捣鼓什么啊?”爸爸的声音越加激昂了。

妈妈拍了拍波亚的肩膀,口气温和地问:“你想想这次怎么会没考好的呢?是不是准备不充分啊?”波亚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谁会知道星期一一上课就考试,事先又没说过,搞突然袭击嘛!怪不得人家说,不经历星期一的上午,就不知道星期五下午的可贵。”

“那你星期天干吗不复习复习功课?”爸爸又提起嗓子来。妈妈代波亚说:“他星期天上美术辅导班,画画去了。”“这种成绩都考出来,还学什么画画。我看,这美术辅导班就不去了。”一听爸爸这话,正穿袜子的波亚用力不稳,翻倒在床上——那可不行!波亚最喜欢画画了。

波亚去盥洗室洗漱,爸爸和妈妈双双跟了过去。“我要小便!”波亚嘟囔道。“你小便就是了!”爸爸不让波亚关门。波亚后来转身坐到饭桌前吃早点,爸爸和妈妈又双双跟了

过来。“我要吃东西!”波亚嘟囔道。“你吃就是了,一边吃一边听我说!”爸爸把试卷往桌上一扔,说,“我告诉你,我不会在上面签字的,丢脸!”“要不,我……”妈妈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去拿试卷,却被爸爸挡住了。妈妈嘟囔着说:“那我……也不签……”

波亚翕了翕嘴唇,心里说:“不签就不签,反正有替身。”波亚他们学校附近有个卖烤红薯的,那天,一个同学因作业忘了让家长签字,便找烤红薯的摊主帮忙签个字,别的同学知道后,也来找他帮忙,签完后买个红薯表示感谢。后来,这事传开了,有一天,竟有七八个同学排队找他帮忙签字。正好有个大人路过,看到此景感叹道:“现在连卖烤红薯的都搞起签售了啊!”“你嘴里又在捣鼓什么啊?”爸爸的火气越来越大了,“你现在越来越不像样了!”

突然,波亚感到泪水从心里涌了上来,他觉得喘不过气来,四周全是高压,连一点自由、一点自尊都没有了。波亚低着头,急急地离开餐桌,拎起书包就往门口跑去。

“我知道你什么都听不进去!你走好了,有本事就不要回来!”爸爸一面在后面吼叫着,一面扔过来一只还没拆封的肉松面包,“接住!”

波亚蹲着身,手忙脚乱地缚鞋带,这时,他听到自己在重重地喘气。忽然,波亚感到有一大滴红色颜料从调色板里泼到地上,像是烧着的火,火光一闪,变出一匹快马来。那马伏在波亚跟前,波亚一跃而上,快马撒开蹄子疯跑而去。波亚飞快地奔跑着,他想象自己骑在马上穿云破雾。

这个住宅小区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海上花园”。波亚在这里已经住了六年了,刚刚搬来的时候他才四岁,住下没几天,他就吵着要搬走,说爸爸妈妈骗他,这里既没有海,也没有建在海上的一大花园。

小区外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平时,如果波亚和爸爸妈妈要一起过马路,不管有没有车,爸爸妈妈总是分开站在他的两边,爸爸按住他的肩,妈妈拽着他的胳膊。可现在就他一个人,波亚不管红灯绿灯,也不管什么人行道,顾自在马路上飞奔。

星星湾

简平

